



00216

江撫示諭

康熙三  
十年

竊照本院起家書生受

國深恩親承

聖訓來撫姑蘇才識淺短難以仰答

高厚而况肩茲重任又何以告無罪然愚柔雖本乎氣質  
而明強可以借衆力但求宜民宜人何必自用自專  
三月以來隨處畱心或於屬員進見問及興革事理  
或於上下文移得知地方利弊或於投訴狀詞窺見  
士風民情逐漸叅詳斟酌損益速效之方實所未能  
久道化成或可去其太甚所謂不得已而有文告其  
教淺矣凡我屬員百姓其敬聽毋忽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一

一下江好訟相習成風揆厥所由害起訟師彼訟師者  
心如蛇蝎奸如鬼蜮以刀筆作生涯以片紙爲壘斷  
遇民間睚眦小忿輒挑釁起爭就中講明盤費謝儀  
包寫包告包准命盜棍蠹恣意駕誣院司道府任情  
越誑一經准發百般簸弄危言恐嚇巧賺打點愚民  
墮其術中必致蕩產破家賣兒鬻女欲罷不能勢不  
自主且無論貪官污吏乘隙侵漁卽幸遇廉平亦不

過枉尋直尺嗟此小民亦又何辜今欲保良善必首  
除訟師欲除訟師必先嚴保甲每甲若有訟師責令  
甲長開報該州縣甲長漏報該州縣訪實存案一面  
將姓名印鈐申院亦不必豫先捉拿致滋繁擾止令  
官民上下皆知其姓名倘有事犯到官盡法重處必  
不輕饒若從前甲長隱匿不報今事犯審實一體查  
處則神奸無所遁形而良善得以安枕矣

一詞訟除勢豪巨惡下屬難制者許據事直控外其餘  
一切戶婚田土等件必自下而上先由州縣審理如  
果屈抑不伸方可控府務要抄粘本州縣審語方准

審理如無抄粘不許准理凡赴告各上司衙門務要  
抄粘本府審語方准批發或親提究審如無本府審  
語一槩不准如府州縣有徇私受賄顛倒是非者本  
院察實卽據事糾叅以正官常越告禁而詞訟減民  
費省矣

一誣告不嚴則奸棍日滋每見問官審明誣告不過責  
懲輕擬卽重亦不過加責枷號轉瞬眼滿仍然無恙  
被誣者幸而昭雪身家已傾皮骨僅存是刁徒坐操  
勝算而愚民無不受累也以後問刑各官遇有告誣  
情事按律重究不許輕擬反坐嚴而民害甦矣

一禁株連以杜拖累凡狀詞不過兩造干証盡之矣而  
下江刁俗告一人必並其素所嫌怨之人與夫被告  
之親戚朋友一槩牽連甚至有原狀無名而投詞織  
入者又有名次倒置前後不符者又有交結黨羽假  
公濟私連名呈告者遂至以一詞而拖累十數人未  
審是非早已化有用之金錢爲酒食之浪費以後撫  
屬上下各衙門告詞就事直訴止許開列被告二三  
人不得蔓及多人除姦情外並不許牽連婦女倘於  
初詞之外濫供他人希圖詐騙者不得准理違者以  
生事擾民查叅庶乎政刑清簡四民不致廢業矣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一兩造干証不許賄倩遠棍務要左右鄰的名若兩鄰  
不願作中必爲解息如事情重大不能解釋亦必耳  
聞目見據實証明不得徇私偏向若異棍冒充鄰佑  
并審出租僞犯証一體坐罪干証真而夥告息矣

一假命之抄搶宜禁下江惡棍稍有微嫌便裁假命或  
借病死之軀或冒他人之屍指稱被毆致命統領打  
降光棍交結衙蠹訟師飛門抄搶抬尸橫捉紙未到  
官家先齏粉無法無天莫此爲甚今後真命許報明  
地方協同報官如有光棍率領兇徒借屍抄搶無論  
真命假命許地方保甲鄰佑一槩協擒解官敢有疎

縱不救保甲地鄰一併究懲蓋此輩所重惟在抄搶抄搶一禁無利可圖則假命惡風於此頓息而小民之是非曲直可以從公聽斷不至遭意外橫禍矣

一命案之羅織宜除查下江命案凡一家之中遇有父子兄弟四五人者一人與一人鬪毆多聽訟師奸棍指使藉稱一門幾虎字樣以誑官長無分善惡一網打盡今後如果在場同毆者方許列名如不在場或在場勸解者一槩不許牽連敢有羅織多人者除審明結案外仍將謊告情由查係某訟師奸棍指使另摘名提拿重處如此則涇渭分而良善可保梗頑知懼矣

一詞狀必用代書親刻姓名住址圖記本州縣考驗果係讀書無成土居誠實之人方許應當遇有冤抑務令詳問告者實情的據明白謄寫不得擅用無根虛詞如所寫狀詞審誣過三件者卽查拿責處以杜訟師屨樓誣陷之害代書嚴而包告息矣

一打降宜禁士農工商各有藝業而打降獨以拳棒爲事倚借勢豪橫行鄉曲每遇小民口角相爭輒爲挺身助毆勝則需索謝儀負則更引群類排門肆橫往往以小忿而成大獄閭里旣畏其兇鋒而不敢聲言

有司因循姑息而僥倖無事以致若輩揚揚得意奇貨自居此風不革民害何除嗣後撫屬各州縣在城市則責成鄉保在鄉鎮則責成里甲凡有此輩盡數開明印鈐存案仍報知院司道府保甲狗庇不報者各州縣自行訪實開報仍將保甲責處亦不必遍行搜拿聽其改過自新則已如仍前不改遇有事犯到案盡法究治如情罪重大研審得實竟行杖斃如此則棍徒庶乎知悔而柔懦得以安枕矣

一賭博宜禁小民貧富相耀尚且不可若賭博則以貪得爲心忘置本分生理捐棄父母妻子日不足而繼以夜浸淫不止富者必至於貧貧者必至於爲竊爲盜敗家喪命流毒無窮而其禍實起於開場勾引之人蓋開場勾引之人其圈套最深其騙誘最巧未入場則設餌以動其來旣入場則威脅以禁其去以致愚民墮其術中不至貧而爲盜不止是驅民爲盜者此輩窩盜殃民者亦卽此輩也若不嚴禁流弊何極嗣後撫屬地方一有賭博開場勾引者各州縣不時查拿遵照律例從重治罪鄰甲預知卽行開報代爲容隱者一體懲處如不肖子弟爲光棍引誘陷入賭場者父兄不能約束卽據實鳴官按名捉拿倘子弟

自知改悔情願出首者所欠賭債盡與勾銷不許光棍恃強取討地鄰肯合力擒拿者卽將現獲賭本充賞令人曉然知開賭者有害而無利首賭者有利而無害庶乎父兄之教先而子弟之率謹矣

一 捕役之叅賊宜懲地方積偷無一不串通捕役竊賊分用方今城市鄉村竊發屢見失主不報官賊爲賊有失主已報官則賊爲捕用若不嚴行比捕之法則盜竊日甚以後無論強竊過三案全無拿獲者卽將應捕解院聽審該州縣再嚴行保甲親比捕役鼠竊之輩庶不至縱容爲害矣

一 逐包頭以靖民蠹查撫屬地方區圖遠近不同有一等城棍積蠹借名歇家構同里包恐嚇甲下花戶攬收攬納一遇開徵卽駕船下鄉或銀錢或米麥盡行私收入橐及至臨限按查輸納候比者十無二三或恃上役或恃土豪抗頑不前甚有積欠數年不清者上則累官考成下則害民重納深可痛恨嗣後各州縣遇有此等奸棍詐騙鄉愚者立卽拿審所包錢糧如私自侵用累花戶重納者按日追比仍還花戶如刁頑奸滑不肯吐還與上司衙胥狐假虎威者卽解院重處以去民害

一投旗之人多係無籍棍徒不務生業專以詐騙爲心但無勢可倚故投身旗下欲假此以逞其翼虎之威耳或遇謹恪之主每慮此輩生事恐干法紀防閑惟謹乃不敢肆其鬼蜮之伎倘投喜事之人忻動以利主子不加拘檢任其來去自如此輩遂擇殷懦之家指窩指債恣意橫行更有捏稱盜物以爲罔騙之藉者此等逃人或經州縣拿獲或自行投見輒供曾偷主子某某等物現在某家藏寄而不肖官役借此居奇差人執票起贓遍行搜攬使男女惶惶無措而席捲室中所有盡歸私橐事猶未已受事之家又只得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七

典房醫產以完官事殊不知捏稱盜竊者皆係串合之謀總有亦逃人自行花銷在民間斷不敢受其寄頓而所在官司未肯確察實情輒據供申報牽累無辜爲害何底今據理事廳吳同知詳文痛切指陳合行飭禁嗣後各州縣申解逃人止取旗色主名出逃口供毋得旁求別情以開牽害之門倘不遵行以地方唆逃行詐之例罪之如此則投旗惡棍無所施其伎倆而光棍借旗騙詐之路塞矣

一逃人一經發覺州縣查獲到官無有不扳指窩家者所在官吏輒出票拘捉而差役遂視爲奇貨串同逃



人挨家逐戶遍行需索輾轉吹求無有不入其圈套者及至心滿欲飽上下打點停當逃人方換口供纔得脫免窩家二字查妄扳定例一凡逃人初扳出窩家提來審虛者柳號三個月鞭一百續扳之窩家提來嚴審又虛者將逃人交與刑部正法以此

功令森嚴之日而猶有愍不知畏若此者蓋由鄉僻小民不識妄扳窩家之例以致受盡恐嚇詐騙之害今據理事廳吳同知詳文剖析最明合行曉諭各屬州縣多抄遍諭令窮鄉僻野咸得知悉

以上各款皆隨時查問隨時登記就事論事制其

日知堂文集卷三

八

繁冗補其不及不敢拘泥陳言以應故套亦不敢務爲新奇以駭聽聞然令重如山法在必行明知故犯斷不寬假撫屬官民各宜凜遵續有見聞不

憚再示

狀式

為酌發狀式事照得古以金矢聽辭懸式象魏明白  
顯易共知共聞雖兩造俱陳而天良難昧枉直不謬  
而是非自明及至人心不古以健訟為能口不能達  
又惟代書是聽彼代書者止圖利已何惜陷人若不  
酌定程式勢必蔓引無辜除面諭長吳兩縣親查考  
土著誠實之人給以花押圖記臨期書寫外合再示  
知閩屬人等一體遵行並將狀式開列於後違式者  
一槩不准

人命告辜式 不許多報一處不許妄增一分違者  
看明重究路遠告辜不得過五日

日知堂文集卷三

九

本縣某里某人為毆傷事有某 父伯叔姪  
兄弟妻子 年若干歲

本月某日某時與某人為某事 多不過  
四字 相爭被某執

拏 磚石金刃他  
物或用拳腳 將某 父伯叔姪  
兄弟妻子 打有某處傷痕 青色  
紅色

長若干濶若干圍若干橫若干有無骨破見今 着床  
不食

某人某人見証為此據實呈報伏乞相看案候保辜

責令本犯尋醫調治上告

人命告檢式

本縣某里某人為人命事某月某日有某 父伯叔姪  
兄弟妻子

被某人毆打傷重某醫調治不痊至某日某時身死

除傷痕已經報官案候外伏乞檢驗施行上告

告盜情狀式 不許多開一物不許多報  
一盜違者重究仍不准理

某州某縣人某人為盜情事某月某日某更時分竊

盜約有幾名各持兇器 剗透墻房暗偷出或打開門  
窗將某拏住用刀剗火燎却

去某物某物若干件 係甚花樣  
有何記號 銀錢若干數 整錠散  
碎或人

口俱驚散或 俱來 護 或追趕不前  
伏乞

輪姦某婦女保甲人等 通不救護  
或不知去向

告辯盜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辯冤事某平日作何生理原因某

事 不遇  
四字 與現獲賊犯某人有讐某人某人知證某日

某夜某實在某處何幹某人某人見證今被某賊拏

日知堂文集卷三

十

誣同盜况某見在某鄉約保甲住居人人共知乞傳

本鄉甲查訪平日果否非為容其保救庶不苦死黑

獄上告

告姦情狀式

某府某縣某人為姦情事財娶到 妻兒  
婦 某氏或 某  
女

名年若干歲被某人 誘姦日久拐帶財物若干到某  
地方潛住或云強姦不從見打

割某處傷痕或強姦已成見扯破何衣奪下何物投

喊叫何人聽証或不堪羞忿某日某時自縊勿頸投

并身死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打詐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打詐事某月日某人某人 指稱  
門指拏

盜情將某拏住指何情由用何兇器在於某處拷打見  
有某傷詐去財物若干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地土狀式

田宅同

某府某縣人某人爲地土事某年月同中某人某人  
買到某人地若干價錢若干已經過割被某人侵占

自量得幾十幾畝幾分幾釐鄰佑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婚姻狀式

某府某縣人爲婚姻事某年月日同媒某人將第幾  
男某人用財禮或聘禮若干定某人第幾女某名爲  
妻一向未曾行禮至某月日不行知會用某人某人  
行禮幾次

日知堂文集卷三

十一

爲媒改定與某人爲妻未曾已經成婚上告

告賭博狀式

某府某縣某人爲賭博事某月日某人某人幫某弟姪  
子陸續贏去錢若干物若干賣房地若干某人開場

見奪攤場某物上告

告陵奪狀式

孤幼被人陵奪同此式

某府某縣某人爲陵奪事氏某年月喪夫無子女遺

下房若干地若干頭畜若干伯叔兄弟情願守節被某上門  
干糧食若干衣服若干

打幾次罵幾次奪賣某物又將氏暗許某人強來逼

取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保盜狀式

不在本鄉約保  
甲者不准保救

某府某縣鄉約保甲鄰佑某人等共 百 十 人

爲冤枉事本鄉幾甲某人平日作何生理本分善良  
並無非爲等事委因與某有讐或係快壯某人詐財  
唆咬伏乞審明保在倘有徇情懼惡妄保真賊者事  
發某等同罪脫逃某等訪拏結狀情願入招粘卷所  
保是實上告

告貪污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貪污事某年月日爲何緣故被某

官某人索某物若干某人過付可審上告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告故勘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故勘事某年月日被某官挾讐詐

財故將某人拘拏監禁拷打身死某人證上告

告科歛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科歛事某年月日被某官吏某人

某人指稱何項名色科派某人某人銀若干某人審

證上告

告侵欺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侵欺事某年月日被庫吏某人收

掌某項銀物某人侵盜或於內侵欺若干某人某簿審

證上告

告詐騙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詐騙事被某人專一纂捏無影事  
蹟交結衙門人役某年月日挾騙銀物若干某人證上

告

告勢豪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勢豪事某年月日有某缺用食向某

借銀若干兩算利過本幾倍伊將某私家拷打逼將

粟若干石妻妾子女房地頭畜准折某人證上告

告財產狀式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某府州縣某人為財產事某祖父某故遺下房幾所地若干畝

本銀若干兩首伯叔應該某與某或兄照枝派均分今某

某倚恃尊長盡行霸去不分遺約或親隣某人證上

告

告錢物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錢物事某人因缺用食於某年月日

向某借去銀若干兩中人某人并借約証今某人至

今幾年分文不還屢討延調不與上告

告欺害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欺害事被某與某素有某隙今某

倚恃豪強於某月日將某無故羅毆某人証又至某月日將某田地房舍占去約有幾畝幾間上告

告唆誣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唆誣事某里某人與某或地土相爭酒醉

互以此結讐某人証今某或因盜賊或因人命事犯被某唆某

將某掛告同盜毆乞准審豁上告

告詭隱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詭隱事被某里某人將自己地土

詭寄若干躲避重差某冊証據上告

告抗糧狀式

日知堂文集卷三

十四

某府州縣某人爲抗糧事某人見種地若干糧石至

今升合不納致某受比賠累乞准拘究上告

告重收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重收事庫吏收書某人徵收某項錢糧

不遵部司法馬大等高稱每兩加耗若干某人某人

證上告

以上約畧有此數件類此者傲而行之總以直書

真情不必泛引虛詞

一戶婚田土口角小嫌捏名重大希圖誣准者審出定行重處

一狀詞牽累多人及被証過三名者不准

一不據事直訴分外粘連款單者不准

一初詞之外又行續稟改名換姓者不准

一千証不係鄰佑不書住址者不准

一非奸情牽告婦女者不准

一赴院陳訴必開某年某月日曾告某衙門審斷不明  
冤抑難伸有審語則抄粘審語無審語則開被某衙  
役某勢豪光棍阻攔不許申訴審實摘拏懲處如虛  
反坐

一告貪官污吏無贓款實據過付確証年月日期者不

准

一告私徵苛派無款項數目年月証據者不准

一人命強盜例由該州縣通申批審未經斷結卽行越  
訴者不准

一羅織舊事希圖害人者除不准外仍查拿重處

一告狀人必開某府某州縣人今歇寓某街某巷某人  
之家代書某人卽用縣發圖記爲憑並備副狀一存

案一批發違式混寫者不准至於聽信訟師不用代  
書圖記私自申同張大虛詞者除不准外仍嚴拿治

罪



右狀式寧陵心吾呂先生實政錄中所載也先人曾  
刻於政學錄撫蘇時遂照式頒發先人景仰先代名  
臣見之實政者此其一也故附刻文集內男知寵等  
敬識

日知堂文集卷三

五

申飭示諭

爲申飭事照得吏治勤惰關乎民生休戚近日州縣  
借口省事息爭除人命盜情事關考成者不得不理  
外戶婚田產以爲細事槩置不理殊不知戶婚田產  
在上司道途遙遠恐有提審牽連可以視爲細事在  
州縣就時就地皆可分割瑣屑之務小民顛連困苦  
所關豈可視爲細事况田土不清不特一身受累而  
且貽害子孫婚姻不正不特男女失耦而實有關風  
化在州縣印官苟簡忽畧以致小民有冤莫伸一控  
再控不能邀准勢必捏造大題膚愬越瀆所以每逢

本院告期盈千累百擁擠呼籲豈盡大冤極枉哉不  
過因此戶婚田產起見耳及至批審經年累月不能  
了結牽連証佐曠日廢業原被詞窮曲直旣分勢必  
按律問擬無知愚民自陷誣告之條寬之不可罪之  
何忍所以致其如此者皆州縣惰悞不肯早爲分割  
故奔走上司衙門又恐小事難准故張大其詞以圖  
僥倖訟師光棍得以行其伎倆借詞報復從中訛詐  
屢樓海市任其所爲水落石出又復置身局外言及  
於此真堪髮指夫州縣乃親民之官事無大小自當  
虛公推訊不厭繁碎然後案無畱牘民無冤情自此

之後鳴琴卧理無所不可未有粗疎草率而能清心省事者故爲州縣者苟能體恤百姓隨告隨理百姓亦有良心豈肯駕虛上控旣不肯駕虛上控則訟師光棍束手靜坐從何誣陷無辜如此則事不期省而自省爭不必息而自息矣不此之求而彼之務所以吏治不清民生不安投訴紛紛而不止也爲此合行申飭所屬官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凡遇戶婚不明田產不清立刻赴本州縣印官控訴本州縣印官卽及時審斷清理不得憚煩畏難置之高閣倘審斷不明徇情受賄確有指實者許赴上司陳訴狀內不必多開虛詞只書爲某事某月某日告本州縣不行准理某月某日又告幾次總不准理本院放告接狀之時將州縣逐次叙明以有無越訴並告詞多寡定州縣賢愚註上中下考屢控不止全不體察民情者另疏特叅以爲溺職之戒凡我官民一體凜遵勿得玩視如有故違必不輕恕特示

江撫再諭

本院承乏江蘇時將及期健訟之習雖僅去一二而尚畱七八自愧學淺德薄不能奉宣

聖化思所以移風易俗者而無由惟有省事一著無大利亦無大害又恐屬員不察漸就苟簡怠忽之久反致叢脞除出示通行曉諭外今將九月告期所准狀詞批註於後較上次未免稍多而細故間亦不遺正以示教闔屬以見吏治民生原相表裏父母子民義難膜視耐煩卽省事之本平情乃息爭之道未有安坐無爲而致上理者故不得已而思變通以求宜民宜俗之方非好事也凡我官民其共諒之特示

再前日兩縣考取代書仍不據事直錄多屬無根虛詞再敢如此定行責革斷不姑畱又示

安徽藩司詳文

康熙二十七年

詳爲軍民苦累已極倉務急宜變通事竊照江寧一倉額收南白屯米十二萬石有奇南屯豆三萬餘石例係支放駐防滿洲官兵并協鎮溧浦等營以及織造供應機房人匠食米旗營馬豆額征漕項撫米二萬九千一百六十六石有奇原係額撥江興二衛領運官丁贍養家口及沿途日食之用向委安徽藩司江安糧道徵給康熙二十四年仍歸西新關兼管在關差一年一換各清各任在州縣徵收屯米例於春秋兩季運解正二三月乃青黃不接之時各屬完解不前而部司正當初任無米支放不得不借庫項借商本貴價買米按月墊放及至八九月間中禾一登源源輸將在州縣易於得米而部司急於還項意不在本而在折彼之所以欲折者以先因貴買墊放而今賤米不足以償原價故也然屯糧原徵本色載在全書從無折徵之例卽有不通水道寫遠山縣亦聽民自便不得強派折徵此定例也既有定例難以強折止得借口米色不佳刁難不收雨淋日晒耗折過半舟子旗丁食用花費日復一日坐而待盡及至私賣折銀則價高米賤一石不值五斗交倉旣不足數

回家必至追補本色既難上納勢必再行變賣前後  
計算數石之糧難完一石之價此運交之苦有害於  
解戶者一也至於漕項撫米原係州縣解貯省倉各  
稱運丁隨運赴領近因兵米缺額部司先放駐防八  
旗滿漢官兵以及織造等處匠作口糧運丁應支撫  
米未免稍緩往往守至漕艫開行無米給發各丁惟  
恐悞漕百計稱貸撐駕起行甚至糧船歸塢前米尚  
自經年不發所以江淮興武衛運丁任承恩等呈控  
情願將應支行月撫米盡充駐防旗兵缺額之數其  
應給運軍撫米卽以原舊折給與兵七錢五分粟米  
之價照例支領一轉移間似乎兵民兩便及至糧道  
會查則又稱漕項撫米原係額撥江興二衛領運官  
丁贍養家口及沿途日食之用乃題定本折均平今  
若改易折價給軍不特恐其支領花費不能復辦本  
色上船勢必蠶食正糧干係非輕抑且起運丁船逐  
年多寡不一而行月米石每年必候漕院頒發全單  
按照實運船數派支其減存船隻應減行月撫米定  
例折價解部行糧每石折銀一兩二錢月糧每石折  
銀一兩今以七錢五分一石之兵米易換給軍則應  
減行月折價米石從何補苴解部仍循舊例爲便已

經詳明署院批允在案是改折一節又難以輕議矣  
此撫米守候之苦大不便於運軍者二也况省城歲  
需兵米除各屬額解本色之外每年尚多缺額其缺  
額之米在藩庫動銀照部定價值七錢五分折與旗  
兵自買無奈省會地廣人稠全賴巨商大賈於他省  
販米發賣價值低昂隨時高下旗兵持部定價銀與  
民交易不問貴賤惟擇上白之米取糴而定價不足  
時值商本虧折兵民紛擾前年五門米商曾經罷市  
控訴憲轅有案可查今夏楚省兵變上流不通米價  
騰貴一石賣至一兩有餘本司設法代買四郊之米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雲集軍民方保無虞倘執定七錢五分之價豈不悞  
事此平日不會多蓄臨時然後貴買不便於軍亦不  
便於民者三也至於部司奉差不過一年轉瞬期滿  
墊放之米尚未找足業已回部考核州縣折價既不  
情願百姓追呼勢必難完欲在外久候而不能欲早  
去不顧而不肯前後相因一差未完一差又欠不止  
不便於軍民抑且不便於自身此墊放之苦有累於  
部司者四也然求其所以不便者亦不難知不過無  
米之時貴糴應急有米之時賤糴取值所以往往虧  
欠倘於今歲米賤之時卽多預備來歲米貴之時卽

行支放則部定之價有時而增卽有時而減截長補短不至大累則軍民相安市肆不擾所謂盈虛消息在人轉移而人情物理止爭早晚也然此等事止可行於地方官而難行於部司蓋地方官之日月長而部司之日月短地方官賤買貴用得以變通而部司貴買賤用勢不由已如此則江寧一倉不如裁部司而歸地方歸地方則州縣解米至倉不用折銀隨到隨收可免解戶運交之苦一害除矣兵米及時分散撫米隨漕支給何先後何早何遲可免運軍守候之苦二害除矣秋收之時多備兵米而折價可省按月支散總不後時旗兵家居而飽食米商朝出而暮歸彼此不相侵犯兩下全無爭競旣便於軍又便於民三害除矣部司以有用之精神何處不可爲

朝廷盡力不至因升斗而悞遠大不至因墊放而取折價不至因折價而累窮民四害除矣再查西新關徵收出入省城落地商稅兼管新江關徵收猪羊牛驢等稅銀及田地等租課曾經前憲董 條議歸併龍江關部議從前西新關歸併龍江關以來其溢額三千兩至五千兩不等缺額至三千兩一萬二千兩不等分差西新其溢額一萬二千餘兩並無缺額且龍



江關西新關執掌各有攸分則例雖有重複商人並  
無重擾應將督臣董 題西新歸併龍江之處無庸  
議等語關稅旣不便歸併必須專員料理而倉糧苦  
累有害軍民又不可不早思變通合無議照陝西  
安府例於筆帖式內選擇滿漢兼通者改設理事同  
知審理旗民詞狀兼管稅務支放滿洲兵糧而撫米  
改歸糧道隨漕支放至於斟酌盈虛貴賤之間預行  
採買仍舊歸之安徽藩司而事有分管軍民兩便較  
之部司一手收放利害懸絕矣是否可行統祈憲臺  
裁酌再加損益務求至當據詳題明請

湖南臬司示諭

康熙二十六年

爲嚴禁刁誣以安善良次第訪察以去敗類事照得湖南一帶地方初離兵燹民窮財盡安養休息猶恐不及尚忍開告訐之門差提肆出以勞擾吾百姓乎本司自下車以來放告之後一出衙門見執紙環泣者不下百餘有訴貪官污吏者有指弁兵土豪者動輒數十人不特干連無辜曠業廢時抑且事在

赦前有違禁例甚至口角細故戶婚田土各有司存乃一控不已至於數控欲一槩不問則恐吾民有寃日甚一日欲多收准理則恐牽連者衆無了無休已擇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切實近理者批發數紙其餘按日收存告官者查實揭叅告蠹者摘欸嚴拿以至光棍豪惡訪真重處爾等自外府州縣來至星沙應言者業已盡言不聞者我已盡聞爾等盤費有限何不回家靜聽容我於千真萬真之中懲一儆百而必欲僕僕公庭置身於出生入死之地拖此拽彼損人害己何益之有此皆歇家從中取利喫一算十不盡不休奸胥積蠹引告作保遙爲聲勢恐喝鄉愚此等惡棍犯則必誅噬臍無及幸早散場勿試吾法爲此示仰告狀人等知悉各自回家生理不必在此瑣瀆如違吾言並拿歇家按

法究處言期必信法在必行慎之慎之毋貽後悔特示

日知堂文集卷二

重

湖南臬司再諭

爲曉諭事照得本司以耿介自持與一二僚友共事  
外並不濫交一人卽有年家故舊亦俱以道義相規  
並不以勢利相干今見懷刺投謁者動稱年家子姪  
到門求見恐地方鄉愚不知真假有等棍徒隨之招  
搖詐騙及至情現跡露勢必潛逃無踪而被詐者吞  
聲飲恨悔之何及與其查拿於後不如嚴禁於初爲  
此示仰本城內外居民人等知悉嗣後如有藉稱本  
司親識及年家子姪者該歇戶須查問來歷先行稟  
報如真者以禮請見隨卽送行亦不許干豫地方事  
務假冒者立刻拿究按法重處如不先行開單稟報  
連歇家重責三十板枷號一月知情招搖者一體按  
律究問必不姑饒慎之慎之勿貽後悔特示

湖南臬司詳文

看得張雲從一案州審強奸廳審和奸審強奸者以爲雲從瞰甄翠寰之早起乘空上樓直逼伍氏強捺成奸遠追不及愧憤投水審和奸者以爲奸婦下樓就宿枕簟情濃竟置呱呱之兒於度外以致本夫於積軟之餘忽然振臂大呼雲從因而遠遁至於翠寰夫婦如何雙雙溺水初審再審竟無的據所以前司與署司屢奉憲駮屢行覆審總無定案及至本司改發長糧官確勘仍與長戎官前審相似但擬罪有輕重之不同耳亦終非信獄也及至人犯解司細閱前後情節以爲強奸者不過據尸親狀詞因伍氏夫婦之死而刑訊取招其跡似近而情實非若果出愧憤必刻難自容立時畢命豈有直追十里之遠而後溺水且婦死而夫可鳴之於官爲何亦輕生投水雖愚夫愚婦斷不至此至於和奸合諸衆証之口似乎近情但據供本夫素知旣肯縱容於平日何難隱忍於一時卽曰形跡太露夫妻反目理或有之彼奸夫狎玩已久又何至兔脫而去而翠寰夫婦亦若捕逃追亡者然殊不可解也然兩造日久辨實旣多欲得行奸實情須察樓上樓下且衆口可改尸傷難移兩人

溺水俱係赤脚雙雙布鞋仍在樓上翠寰左腿脫皮  
圍圓一寸五分有此傷痕便可推致死根因錢落缸  
乃同居之人豈不親眼看見但初詞不在証佐之列  
覆審指名供出自然左袒雲從以爲開釋之地隨將  
此情先行說破而又以法繩其後不覺盡行吐露不  
特左腿一傷的係棒擊腦門有傷未報亦衝口說出  
卽質之奇富科明俱以爲然是伍氏之與雲從私通  
已久翠寰雖怯懦無爲不能制服淫悍任其往來而  
伍氏雲從兩情眷戀終覺多此蠢物是以窺其睡熟  
之時用棒毒打不意誤擊左腿警醒喊叫復擊腦門

日知堂文集卷三

天

勢必躲閃故腿傷去皮圍圓一寸五分而腦門僅青  
腫未破亦醒與寐之別也及乎聲聞隣居雲從與伍  
氏隨倉皇而走翠寰趕去適到河邊推之落水勢所  
必然奇富科明緊尾其後天時漸明男婦同行耳目  
難掩貪色之心不勝其畏禍之心而伍氏亦隨付逝  
波矣不然雲從雖逃不過和奸罪不至死事犯親投  
本家亦事之常何以翠寰夫婦溺死在十月初九日  
辰時而本日戌時末卽於唐美宇家將雲從拿獲且  
搜之於仰板之上是明知殺人者死故藏身惟恐不  
密也所以美宇爲親者詩在州僅一拘獲隨卽脫逃

屢提不到卽幫工張月寰亦供張雲從母親怕他質壞了雲從的官事故送他去又豈非買逃之明証乎再雲從到唐美宇家衣服俱濕使人來家取乾衣幫工漏信公差所以被獲此亦天奪其魄使之敗露至求其所以濕衣此必伍氏下水牽挽同入力大掙脫蓋溺死兩命亦費周折若非翠寰先負棒傷誠如長戎官所云豈若孤雛匹鷺一任其挈而置之塘中乎至於雲從在廳所供只一條路在河裏過身就到家裏甄科明到司供雲從平日回家往大路去這石灰河是小路沒多人走兩下不相照應明屬飾說至所云在河裏過身更說不去如此是平日來往必須備兩副衣服更換此理之所必無者不過掩其濕衣以見翠寰夫婦不知水勢自行溺死之意而不知其難以欺人也行奸情形既定因奸致命亦在不赦之條按律科罪張雲從先在甄翠寰家窺其睡熟執棒登樓擊左腮與腦門後又溺死是處心積慮以成於殺始焉因私其婦而欲死其夫繼焉因溺其夫而波及其婦其奸惡兇狠愈出愈毒真不容於誅矣合依因奸謀死親夫者奸夫處斬律擬斬供明人等先行釋放伏候憲裁

湖南臬司詳文

看得傳鑿若之告易雲鼎也緣鑿若族人傳天奇曾充僞逆營兵而易雲鼎父被殺死兄弟被擄仇不共天及至逆賊平定查放難民鼎得歸里因天奇住處人稠無隙可入窺同族傳鑿若庄居孤遠遂同伊兄易如聖易友貞三人於正月二十夜到鑿若家強拿其弟傅老和爲質挾要天奇求伊弟易華鼎下落雖以申紙爲詞其實暗貼東田水口出其不意排闥直入亦可謂狡猾之尤者矣夫殺擄雲鼎父子兄弟者天奇也天奇旣曾爲逆賊卽同胞兄弟尚不肯顧何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有於疎族止因鑿若之父生時名列貢生候選同知曾周旋僞逆高張二將軍之間此雲鼎所眼見者以爲鑿若可以制御天奇有求必遂而不知物故人非今非昔比矣此亦愚夫常情不必深求獨是殺死傅光宇一節武岡州以爲刺死黔陽縣以爲病死各徇偏見互相爭執倘不細心詢鞠則生死真假斷不能了然明白是非曲直斷不能確然痛快因於臨審之時遍閱前供中有傅光宇被殺時候半夜起來沒有穿衣兩句此疑竇也遂從此引問而鑿若初供光宇死後纔把一件短衣裝他因而老和亦供那晚是赤



體到路才把衣穿捨去袍子沒有傳光宇的龍雷袁  
供光宇穿短藍衣腿上棹上並無血痕及至再問  
鑿若光宇停尸兩天棺材是現成十月間作的而傳  
聖生則又隨口添出鞋襪忘却光身等語至於藍衣  
一件則衆口僉同傳天奇又供一個多月沒見傳光  
宇殺死病死知得不確夫短衣裝尸則非其本衣可  
知棺材既有現成又焉知非病時所作且光宇又非  
鑿若血屬卽曰鄉俗備老恐不如是之次第也卽天  
奇亦云一月不見可見其爲已死之光宇而非現死  
之光宇矣倘以爲當日刺死當日裝衣亦宜有血污  
而腿上棹上如此乾淨何爲也卽其衆口一詞俱曰  
短短舊藍衣彼光宇自己衣服自然長短適中豈得  
如是短短可見本人之衣病死時業已裝去經月之  
久雖係嚴冬肉體不壞而衣服未免黧污不可復裝  
故以他人舊衣遮其上體而下裳不能遍及止得以  
半夜赤身爲詞而不知光宇旣屬老成持重斷無露  
體到門之事不然光宇之袍又不曾被雲鼎等捨去  
何不卽以其人之衣裝其人之身而用此短短舊衣  
胡爲乎兼查屍傷二月初四據蓼溪司驗報左肚上  
鎗眼長一寸闊五分遲至七月該州檢驗猶稱肉身

現存筋骨相連鎗眼如故周圍青色夫傷有生前死後之不同生前之傷血氣湧出週圍應係紅色日久皮肉多腐死後之傷血氣久散週圍故爾青色曾經殞殮故不發變今光宇之屍遲至許久肉身仍存鎗眼青色豈非死後所刺之明証乎總之真僞之情辭色自別虛捏之語辨問則窮多方以辨之則掩護之術不及卒備無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錯真情自見故得從而斷之曰光宇確是病死而非刺死不用嚴刑酷拷而如見其肺肝再查人命不離時刻光宇既於二十日夜刺死二十一早龍雷袁於水口庵墻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上見有申詞是明知爲易雲鼎等所殺乃不立卽報官遲至二十六日始行控州此中明係傳鑒若蠢爾無知主意不定遲之又久而後取決於團長傳聖生之一言故聖生卽爲之出生死甘結律以教唆主謀亦不爲枉至於傳金捷被傷卽愈傳老六業已回家與供報多人搶去衣物俱屬捏飾無庸贅叙總之易雲鼎不宜夜入傳鑒若之家捉無辜之傳老和爲質傳鑒若不應將病死之人故作刺死圖賴兩情相較鑒若之誣雲鼎者尤重查律載子孫將已死未葬小功尊長身屍圖賴人者減大功尊長一等杖六十徒

一年此指未告官者而言傳鑿若與已死之傅光宇  
審係小功親屬又經告官應以誣告論查傳鑿若告  
易雲鼎捉殺二事捉則有因殺則無據合依告二事  
以上輕事告實重事招虛至死罪未決者律杖一百  
流三千里傳聖生教唆鑿若以死屍圖賴情殊可惡  
合依教唆詞訟誣告人者與犯人同罪律杖一百流  
三千里易雲鼎等宜直告傅天奇不應捉傅老和歸  
家拷打合依威力制縛人於私家拷打者並杖八十  
律易雲鼎爲首應杖八十易如聖易友貞爲從各杖  
七十查傳鑿若易雲鼎等五犯事在康熙二十六年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五月初三日

赦前應援

赦免罪傅天奇實爲禍階但係逆營所作之事屢

赦以前且審無主使圖賴之情已經當堂責懲姑從寬

免擬蓼溪司巡檢張聯陞扶同相屍武岡州失於詳

查均應查議亦在

赦前應從寬記過傅光宇屍棺仍着傳鑿若領埋餘俱  
無干應卽省釋伏候憲裁

湖南臬司詳文

看得傅鑒若詞告易雲鼎一案情形業經備載前招無容再贅祇緣真情尚未吐明致煩駁訊誠憲臺愛惜民命必求毫髮無遺憾而後已也隨卽摘提傅鑒若等到司又加覆鞫委係病死又自願親書悔狀內載傅光宇病故等語且驗傅金捷右膝疤痕乃係圓疤而非鎗痕再加詰問亦直認不辨則是傅光宇之死確是病死而非刺死也無疑矣至於駁批招內所議鑒若之罪有未盡者蓋查殘毀律內註云謂死屍在家或在野未殯葬將屍焚燒支解之類若已殯葬者自依發塚開棺槨見屍律從重論等語今光宇之屍尚未殯葬則與發塚開棺槨見屍者不同再鑒若之於光宇雖有總麻服制其實雇養在家令其種田亦與尊屬微有差別卽所刺鎗痕亦非設心殘毀不過愚民無知見伊弟被捉作當事急冒犯情有可原且不用刑責自吐正詞及至覆審亦無巧辨癡蠢無知實可矜憐是以前詳止擬杖流援

赦免罪今奉駁訊旣明仍照前擬傅金捷等槩行省釋

伏候憲裁

康熙己酉科江西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求賢才以自輔者也故堯揚側陋舜闢四門禹懸鞞鐸湯旁求俊乂文王樸棧作人而其時工虞水火兵農禮樂無不各得其理以致時雍風動地平天成九圍式化而四海底定其盛可得而揚扝與三代而下漢舉孝廉唐以詩賦宋以制義其得人爲孰盛歟我

皇上設科取人而又

詔舉山林隱逸之士可謂求賢若渴矣乃邇來人心澆漓士風不古往往所應非所求豈當代果無真才歟抑  
日知堂文集卷三  
五  
朝廷待士不薄而士之所以自待者薄歟爾多士志切觀光其各抒所見以無負

朝廷求賢之至意

問自古帝王致治未有費用無經而能坐登至理者故理財之說自古記之禹貢周禮皆所不廢厥後管子計然之徒乃爲諸侯王言利及漢之世桑弘羊孔僅諸人亦以言利之說進若唐則以劉晏判度支其中得失之故可得而詳言之歟我

國家慮財賦之或匱而裁冗兵減冗役汰冗員其於

用可謂節矣而司農不免仰屋其故何歟大學生財之道最爲簡要後世未曾見諸施行豈其說宜于古不宜于今歟爾多士其悉心籌畫以對

問民爲邦本守令爲民所依命在昔漢時郡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又用諫大夫補郡吏有治效則以璽書勉勵加秩賜金尚論者以爲重其權久其任故得以從容經理而無迫促掣肘之慮果盡如斯言耶乃今者在上官則頤指氣使在下吏則曲意趨承其權安在且席不暇暖非因公誥誤以去位卽假借捕逃完欠以速陞久任謂何是以操

日知堂文集卷三

美

切煩瑣視爲異績而農桑學校目爲緩圖以致民俗日偷士風日壞欲救其失其何所適從歟我

皇上念切教養多方鼓勵而循良未出貪殘多有其故何歟多士其直言之

問致治之道首在安民欲安民者必知民之所以不安而後得遂其安全之術近者蠲賦恤災

皇上念切民隱也至矣因而奉宣

德惠以厚黔黎以固根本此其時也籌時者以爲在昔所以病民者墨吏侵漁勢豪武斷郵傳苦累與夫私派豫征包荒納稅田土不均賦役不平諸如

此類屈指可數然耶否耶近日嚴糾劾抑強梁清  
驛遞革火耗禁苛歛免攤賠察隱匿省力役數者  
之害去則比屋和樂可以豫期乃邑里蕭條盈寧  
未奏則又何也爾多士生長閭里救時念切其昌  
言勿隱無庸泛引虛說也

問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盛世之治也然歸命旣衆則  
聚散維艱聞昔潢池弄兵以一郡守治之可化刀  
劍爲牛犢撫綏固有道歟我

國家聲教所洽無遠弗屆梯航至止者不下數千萬  
計卽欲聚而散之解胄離伍畢歸原籍效順者盡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爲版圖之赤子似也然豈無驚鶩成性不平於中  
一方竊發遂致四境紛動者歟有謂中原尚有曠  
土分行諸郡倣古屯田之制使之比廬而居授田  
而耕旣可墾荒復能足餉似也然樂成則易慮始  
則難何道而使之不滋土著之擾足安新附之業歟  
諸士詳著之爲今時之石畫

日知堂文集卷四

棘津鄭端司直甫

士林鄉約小引

我

皇上薄法禁敦教化以圖久安長治茂登上理特頒

上諭十六條布告中外曉諭軍民此堯舜之心也

臣等幸

生堯舜之世爲堯舜之民思効涓埃仰答

高厚而服官與居鄉所處之地不同服官則循分盡職

居鄉則砥行立名總求無愧於士人卽可以對

君父耳顧士爲四民之首求志卽達道之基能善於鄉而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一

不善於官者有之矣未有善於官而不由於能善其

鄉者也昔之善於其鄉著有成書莫如宋臣朱熹之

增損呂氏鄉約次之則明臣沈鯉之文雅社約較諸

宋儒雖有詳畧精粗之別亦未嘗不適於實用

臣故

摘取刪訂而附於後以告鄉人而爲之說曰世之治

也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化行天下如一家世之降也

獨親其親獨長其長恩義猶能推族黨世之敝也不

親其親不長其長且視至戚如路人此無他漸染日

久禮教寢衰也禮教之所以衰者由於行禮者先失

其意而無敬讓之實是以俗士曲儒不明制作源流



往往拘牽文貌迂濶而遠於事情蹉弛之士激而思  
變又不勝其怨欲之私敢於自決大闢而不顧而不  
知其皆非也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  
心府寓於其事苟蕩閑踰矩是形骸先支離魂魄心  
府將何所附著拘牽文貌是形骸如土木而魂魄心  
府俱爲之不靈也而可乎倘讀是書而不能以實心  
行實事其流之弊必至如前二者所譏獲罪於先賢  
不齒於士林亦大失我

皇上化民成俗之至意矣

臣用是慄慄危懼撰爲此說以

告同鄉之士互相策勵奉

日知堂文集卷四

二

上諭爲綱領取先賢作條目而主敬乃存心之法修己卽  
安人之本由一身以及一家由一家以及一里爲善  
於鄉卽可爲善於

國人親其親人長其長平天下之道亦於居鄉而得之  
異日者出而服官任事闡教化黜異端以事堯舜之  
君佐治堯舜之民裕如矣諸臣勉乎哉

賜進士奉政大夫分巡陝西神木道按察使司僉事服

闕候補臣鄭端叩首敬書

孫子彙徵序

輿稽古軒轅黃帝命風后以制兵因五八而起數紛紜變  
化渾混莫測太公又繕其法建井畝以立軍制六步七步  
六伐七伐戰法備焉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  
謂之節制之師諸葛武侯乃王佐奇才猶自比管樂衛公  
李靖亦云張良學太公三畧韓信學穰苴孫武卽靖舅韓  
擒虎每與靖論兵輒嘆曰斯人可語孫吳由數子觀之可  
見習兵之家皆邁有師承非苟而已也然趙括熟讀父書  
馬謖親事孔明而易言兵法與泥信兵法遂至於敗不旋  
踵說者又歸咎其學爲無用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三

已而用之往往不肯明言而寓意於語言文字之外以聽  
人之自取故同一法也善用者功成名立不善用者喪身  
悞國是以君子慎之非其人不輕授非其時不輕試也古  
今談兵之雄者首推孫子蓋孫子能推黃帝太公之意而  
武侯衛公又皆推孫子之意故言兵者以孫子爲宗第孫  
子之微旨不傳而名將臨戎俱經身試故多所論著苟能  
博及羣書旁通曲喻觸陳悟新合者融之不合者俟之然  
後澄心靜慮默誦白文以求大義而孫子亦幾幾乎曰暮  
遇之余本章句腐儒安敢妄言兵政因歲在甲寅逆賊犯  
順杖策從戎武備爲急故不揣愚陋彙集諸家仍折衷於

孫子以志願學之意云

日知堂文集卷四

四

刑戒序

刑戒八章呂叔簡先生作也首列不打之目其數五次之則莫輕打勿就打且緩打目如不打之數又次之莫又打憐不打應打不打而以禁打終焉目均而數三窺其命名之義無非刑期無刑之心情法兩盡經權不失恕以行仁物我皆善居官而如此存心行事豈僅奏效一邑一郡而止進之可以希聖賢推之可以致王佐提如枹鼓易於反掌矣若夫盜案株連番役作惡禁莫先打部議森列淺學小子敢曰續貂用告同志云爾

公賀李永齋入泮序

余幼從學於照藜劉先生先生爲吾邑名宿學使者曹秋岳熊次侯俱以第一人處之庚子舉於鄉總裁熊青嶽一見器重以故名益振及門之士日益多然先生教人爲文原原本本出入秦漢唐宋諸大家又合以守溪荆川昆湖方山之體裁有卑鄙庸劣不合法度者輒面叱不少假藉是以多所成就余受知爲最早自丁酉薦賢書已亥捷禮闈讀祕書歷中外二十餘年回籍讀禮不幸先生嬰痼疾逝再易歲矣先生長郎以世誼周旋不忍去一日者造門謂余曰吾甥李永齋承迺翁玉調公之命從遊先子采芹

日知堂文集卷四

六

泮水親知輩將稱觴往賀乞子一言以爲光寵余應曰唯唯永齋素有宅相之譽又從先生遊最久凡先生之所以爲文者必稔知之余自愧無文其又奚言然余曾爲學臣又先有主試之役 國家取士之典聞之熟矣卽以此告玉翁因勉永齋可乎自鄉舉里選之法變漢唐宋取士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六科又有孝廉秀才二等六科乃天子自詔以待非常之才孝廉取孝弟廉節者舉之或不專以文學獨所謂秀才者自齊宋以來多舉於州非儒術文章無由進隋唐之代其科最重甚至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故沿及宋世雖進士之科猶以秀才爲號迨明季取士

遂以秀才爲弟子員我 朝相仍未改取士多至四十餘名後始照萬曆時定額大學十五中學十二小學七八名不等司國計者又以籌餉寓文教之內復開援納入學例是不欲阻登進者路多方以誘掖之甚盛舉也然說者不察猶謂極大州縣生民不啻數十萬有才幹心思者不下數百人旣限於數又厄於貧卽廣開事例舌耕之輩勢將廢書長嘆黜金無術故秀才雖初進實難於制舉彼永齋者攜必售之技以爭於萬不多得之數旣不難其所難自能易其所易此後登制科對大廷固無庸再煩過慮然文行相需名實相副後生新進當以古道自期漢有樊孝謙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七

文章第一宋有明僧紹少通經術晉有庾叔褒清白異行皆以秀才起家永齋其何以處三子之間或曰古今秀才名同而實異自明季以來不過入學校應故事而已苟泥名責實豈不甚謬然上以故事求下亦不忍以故事應况上未嘗有薄待士子之意士子寧不以古人自處乎語云行千里者起跬步吾願永齋顧名思義與所言三秀才並駕齊驅異日者後爲美談士林增重方無負從先師之意也夫

越孝廉時藝序

歲丁酉余以童子試受知於吾邑侯鞠庵張夫子夫子楚黃名宿也時以捕逃誅吏議詔余於洒然亭舉酒酌余曰勉進一觴適將去子不及親見子成矣然廣吾之志以成子志將於子有厚望焉余感泣而出述以告先大人大人曰士伸於知已小有不稱將貽先生羞余再拜受命是歲秋舉於鄉鄉之人曰張公知人能得士矣大人曰未也已亥捷禮闈鄉之人曰張公知人能得士矣大人曰猶未也嗣是荷

先皇帝簡入中秘再歷郎署時時惟夫子之志與大人之命是懼辛丑冬奉使三楚獲登夫子堂夫子

日知堂文集卷四

八

執余手曰廣吾志以成子志正未艾也已酉秋 今上

俞禮曹請 命余典試豫章撒棘所獲皆一時知名士復

命曰鄉之人曰張公知人得士如燭照數計也如此大

人曰可矣未幾承乏黔學使者時以大人春秋高屢疏乞終養不許還報大人大人曰張先生以得子稱知人子能廣先生之志在此行也余雖耄頗健可毋煩子慮於是星馳就道茹蘖飲水期成夫子志以終先大人命及抵黔首較貴陽戒期入院登衡鑑堂矢公矢慎偶拈先立乎其大者一題蓋寓余取士之心有如是也忽閱一卷篇末以誠

意持志豎義語語探本溯源明理達務因題其首云此子

氣骨不凡必能食苦茹辛守正不阿爲 朝廷養士報緣  
以之冠軍榜放則越子珮也簡默厚重人與文配因嘆曰  
洒然亭中衡鑑堂上後先不一轍乎越子勉之爲異日一  
段佳話也無何先大人訃音遽至五內摧崩莫獲竣事尋  
踉蹌北歸多士祖余龍城余勉之含涕而別壬子秋余所  
試一郡士薦賢書者十有一人越子與焉癸丑春杪偕李  
子士英王子殿元紆道訪余越子出其時藝相質余寢苦  
塊中了不事鉛槧姑述其受知於鞠庵夫子之由以示越  
子且冀越子以余所以報夫子者報余也若夫文之法本  
先民理遵傳註則自有越子茲稿與當世之定論在奚余

贊



朱子學歸序

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三訓詁也詞章也儒者也佛老刑名之說不與焉欲正所學必以真儒爲歸欲歸真儒必以聖賢爲則聖言之載於四子五經者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昭示流布幽明巨細靡不畢該後之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求道而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心矣然去聖旣遠講誦失傳循流昧源泥文忘義甚至象數名物尚有不能盡知者又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自宋儒周程張朱五子者出發微言闡大義直探孔孟不傳之旨於是聖學晦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故朱子

日知堂文集卷四

十

傳註經書已集大成又掇取周張二程遺文爲近思錄書成直命曰四子五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明儒高景逸亦取朱子文集語類倣近思錄爲節要而序曰學者欲知前聖後聖符合處此其要也自宋明以來集五先生之書者多矣未有如近思節要之精粹而切實者余讀近思錄最久求節要數年不得得朱子文集語類見其廣大闡博若無津涯將欲從之心目交困時明時昧時作時輟而不得所由入也因擇吾力所及知者隨筆摘錄積而成篇其所不及知者則闕焉以俟後之君子義例大槩倣近思而間有增損輯成二十三卷繕寫將半天台楊廣文郵

致節要一冊取以相質亦不至大相刺謬至於學業精粗  
用心疎密則有不可強同者嗚呼景逸節要進乎道矣吾  
所錄者猶未離乎器也然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  
離也吾將以茲錄爲節要階梯因節要近思以達於四子  
五經舍朱子其誰與歸

日知堂文集卷四

十一

朱子學歸後序

朱子近思錄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無不備載初未嘗取某卷爲某篇而命以名也乃後之學者因其卷數定爲篇目曰道體論學致知存養克治家道出處治體治法居官處事教人之法警戒改過辨別異端總論聖賢未必出朱子意也如果出朱子意則克治卽所以改過居官卽兼於治法教法不越乎論學必不至重複破碎如彼瑣瑣也愚倣近思大意而輯學歸竊謂聖賢學問不外成已成物而成已成物又不外知行兩端德性訓義講學格物讀書天地聖賢異端皆求知之目也存心持敬主靜克治則行於身家道出處政事治道則行於家國天下禮樂刑罰井田荒政學校教化又治法之條件節目詩教則有得於致知力行而反復詠歎以盡其意者也旣脫稿適遇建昌孝廉熊武章遠寄從學官署以楷法錄出分爲二十三卷命長兒知寵付劖劂而董其成其點畫句讀余復加校正以合原本雖標題自攻未必有當先賢然窮鄉晚進有未見朱子全書者誠先得此而玩心焉其於脩己治人之道致知力行之功亦未必無小補云

政學錄序

嘗讀左傳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  
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  
是懼何暇思獲又讀朱子語錄曰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  
汲去理會這個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  
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  
求細味兩賢之言無非於心術微密之地徹底打透舉斯  
加彼推已及人此明德新民致知格物所以爲大學漆雕  
開於斯尚有毫髮之疑卽不敢輕仕而况其他乎余未嘗  
學問卽入通籍操刀使割慄慄危懼念以政學猶愈不學  
又恨學不知要未免玩物喪志昔在水部集有時務數卷  
又益以呂叔簡余健吾兩先生治譜政錄退食之暇不時  
捧閱就正先賢以求寡過但根本旣闕徒滋枝蔓正朱子  
所謂今世人士開口便說利害把筆便述時政終濟得甚  
事者二十年來碌碌風塵日月蹉跎身世無補可不愧哉  
可不懼哉書之篇端以誌吾過

台州府志序

韓退之有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爲  
仕進言也吾謂文章亦復如是不有作者孰爲創始不有  
述者孰爲集成故作者難述者亦不易然有一二人慨然  
自任其事而行以至當不易之說則不必遲之又久而一  
代之典章亦可及時而定文章如六經猶天之有日月又  
爲大聖人述作終古不敝不必言矣其次莫如史傳記小  
說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史官之流也然華言十七俚  
言十九隨時磨滅不可勝數而精實可用者獨地志圖經  
與國史並傳不朽故周禮大司徒掌地圖而職方氏又兼

日知堂文集卷四

古

掌其地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漢  
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  
然則地志雖司徒營之卽藏之司馬秘不得見其重圖籍  
如此故歷代圖譜局置郎令史又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  
譜事明高帝命儒士魏俊民等類編天下地理形勢文皇  
又遣官分行天下採摭事實英宗命儒臣因舊纂脩始得  
成書名曰一統志揆之周禮大司徒所掌則倍之而所謂  
建邦之士人民之數猶未備也以天下之全力全才又積  
以歲月然且如此而况一郡一邑偏僻荒遠耳目心思未  
必周人材物料未必足若今日而議脩台志不憂憂乎難

哉然而無難也苟任其事矣豈無其時既有其時矣豈無其人以人赴時以時興事若有天幸非偶然也歲在癸丑爲我 皇上嗣統之十有一年崇儒重道究心圖籍特

漢

繪音纂脩通志前郡守高尚孚以禮請鄉先生洪

公虞隣開館編次已八閱月遇甲寅寇變中止戊午春今郡守鮑滙亭繼之又共相訂定葺成臨海一志刻未及半則曰時不可失事不可待馮公再來台郡大手筆也兩賢濟美以速其成有何不可乃具禮致幣造廬請事於是兩先生欣然意洽無復齟齬而台志告竣適逢 特旨督

脩通志催檄兩集予方巡視台海簿書鞅掌未遑文事得

日知堂文集卷四

五

借手應

命以免厥咎是諸公共爲其難而予獨幸其

易也於是而溯其由來台志創始有舊赤城復有新赤城台志集成有賢郡守復有鄉先生前後相望兩美必合雖史氏未必專家而述作如出一手吾因此重有感矣談遷父子也共成史記固昭兄妹也同脩漢書七略可謂極博向撮意指而歆卒先業豈曰時不暇給乃相得而益彰故韓退之爲有唐一代史才當時可與頡頏者惟柳子厚一人其論史官也不憚往復以至援引司馬遷班固崔浩等之遇禍左丘明之盲目皆托言求助而子厚不悟多方辨難其辭雖美未免失退之本意使當時退之曰我一人何

能明子厚卽應曰願與吾子共以所聞知孜孜不怠則紀傳必不沉沒著述必不亂雜亦不至後日新舊唐書漫無定論乃退之旣不肯明言子厚又不肯同任時宰又不肯並舉是皆有忌才之心不能化人已之見遂致唐之史述卒無可託爲甚可痛以視夫今日郡守之篤信鄉賢與兩賢之同心共濟以成一邦文獻兼爲太史採風之一助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而我朝作人之效史才輩出又豈在退之子厚下哉

洪鼎臣愁城序

歲在癸亥余承乏三台台舊爲文獻地數遭兵燹故老名儒落落如晨星求博物君子爲兒輩師友者余亦質疑而問難焉僅得一洪子鼎臣年近七十鬚髮蒼白貌癯心腴望而知爲耆宿迎入衙齋教學相半厭倦兩忘兒輩每畏其嚴余亦憫其過苦而洪子則樂此不疲相得甚歡甲子仲秋有繪圖之役移駐武林者三閱月兒輩郵寄洪子近作題曰愁城記賦檄各一童子磨墨濡毫以進顧而笑曰先生貌癯心腴非善愁者余方有公事姑持去及旋署兒輩復請曰先生近作幸蚤句讀之兒將取法焉閱未終篇復笑曰先生貌癯心腴非善愁者余方有公事姑持去一日退食偶暇洪子罄折而來衣冠甚偉貌古神閒類近道者徐趨而坐曰鄙生老矣皓首一經矻矻窮年遇不遇命也文章一道寧無知已寓言三篇敬進大人其何以幸教鄙生曰先生老矣窮經學古以味乎道味道者愁不能入且筆視久荒敢謝不敏洪子振衣而起曰大人卒不幸教鄙生耶趨而出余憫其意真情苦挽手而反之曰坐吾語汝文章一道非可輕言事非無故豈可輕愁遲之異日當暢其說因取所爲三篇者反覆呻吟以求其意指之所歸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旣不



能去天下之憂又安能忘一身之愁是則然矣但以字義解之憂意寬而愁意窄憂境舒以緩愁境迫以促則又不類一日者正襟危坐取洪子愁城讀之復取古人書讀之不覺會心忽焉起舞忽焉泣下曰此真善愁者乎虞卿以魏齊之故棄相印窮愁著書屈原被放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後之君子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憂與愁皆忠臣義友不能自己之至情若夫計無復之事不旋踵視死生如晝夜去富貴如脫屣則又何憂不釋何愁不破彼拘拘於訓詁者烏足以語此急持以示洪子洪子憮然爲問曰悲天憫人至聖不免遁世無悶有志而未逮也今聞此言乃知頌笑歌哭總歸性情之正以養中和之德受益多矣敢不奉教焉因錄其語以爲序

楊服章歷試草序

楊子服章余已酉西江所取士也分考吳子有時爲鉛山令余以部郎偕行人萇青蘿主試事相謂曰西江文章素推陳羅章艾而千子先生定待二書更有功傳註今日者幸有其人以增重科名吾輩亦附於知人得士之列顧不偉歟撤闈後金谿楊生來謁甫及弱冠見其辭氣明決能晰經史大義不覺色喜曰金谿去東鄉不百里今日去千子不百年比閭而居比肩相望子真其人者乎及楊生公車北上失意禮闈余亦視學黔陽歷轉外任不相聞問者十有餘年甲子仲春迎至章安公廨與長兒同讀禮經晤對之間見其貌蒼骨瘦已及強仕余則壯志蹉跎漸就衰老慨然曰吾輩十數年來學不加益而歲月駸馳可不畏歟楊子退休就舍功日勤而業日進乙丑春暮客子思歸束裝治行出其歷試草二十篇請爲序余考其年十有四卽出應童子試二十有一爲諸生又八年獲鄉薦彼時吳君含貞石君大品李君丕則爲邑令長李公馥蒸王公印周吳公燦叟爲督學使者此楊生歷試草之所以存猶之乎千子歷試卷之所以敘感知已也但千子年十有七始以童子受知於養白李先生楊生於舍貞吳先生卽有童子白眉之譽較千子則少三歲千子爲諸生者二十年試

於鄉闈者七次楊生則八年諸生兩入棘闈卽薦賢書較  
于子更捷五科而蚤十有二歲若夫楊生受知於當事者  
僅六人于子受知於當事者至十有一人其數又倍增焉  
于子自敘其諸生爲文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  
不忍忘其一日之知至引古昔昌言交拜必述艱難創造  
之由以鄭重其事獨於鄉闈則曰七試七挫智盡能索而  
不得與空疎庸腐穉拙鄙陋者爲伍雖不欲明形主司短  
長究竟不能忘情封付其子而使陰誌其姓氏於其所識  
拔者則慮淹困旣久一二君子忽焉已逝終無以對先師  
於地下其恩怨爲已甚而其情則不可謂不悲也楊子行  
矣東鄉文章必有繼起者幸於子有一日之知封誌姓氏  
吾知免矣其他二三知已猶有存焉者乎一旦盍先朝露  
功成名立而不及見則又安能不爲于子沒世無涯之悲  
恨也哉吾於子有一日之知周旋官廡者有日故序文贈  
行以于子相期因以相規

張介庵印譜序

天下人果易知乎吾不敢信以爲然也天下技果易精乎吾亦不敢信以爲然也人不易知而必謂無人技不易精而必謂無技又何待士薄而處心之不厚耶故天下未嘗無人但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必交口共譽而天下無全人必交口共毀而天下益無全人君子於此亦惟慎審於毀譽而不必過掩其瑕瑜以徐觀其後苟人有真品斯品有精藝合則皆是違則皆非吾以此求士十不失一而於介庵張子爲尤奇彼張子者吾不知爲何許人偶於同官處一見而心好之初不知其有精藝與否及聞其善鐵筆也而心仍好之則又不關其有精藝矣然余固迂儒又抗塵走俗二十餘年僅爲庶常時鑄石三方用誌姓氏至今刻敝模糊不辨畫路適有客自閩中來贈以晶章壽石置之案頭張子過我而飲之酒抵掌促膝掀髯浮白興酣技癢離坐起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審視心與手謀手與目謀胷無停機刀不畱行取盃復飲淋漓滿志當斯時也吾雖抱殘守缺文史久荒見此精藝不覺移情舉觴引滿極驩而罷顧世之待介庵者多不理於口或曰張子狂生也使酒善罵非人情不可近或曰張子木彊人也不能周旋諸不相合者不欲加禮必陵之信斯言也士生斯世而非之

無舉刺之無刺必將脂韋滑熟仰人鼻息效女兒咕囁耳  
語然後可苟以此求士則天下無士矣然爲張子者則宜  
投道兩進化其偏而歸於中苟沾沾自喜不能持重又非  
克己恕物者所深許然吾與張子相見者屢矣生平二三  
知己每飯必述其姓氏嘖嘖稱道不置口倘所謂久約不  
忘者耶吾故曰瑕瑜不掩有真品斯有精藝諱不云乎寸  
有所長尺有所短士生三代而後愛憎日起毀譽失真亦  
妄有全人哉亦妄有全人哉

嶽麓書院志序

五嶽惟衡爲最遠亦惟衡爲最峻上應朱鳥下踞離墟南指蒼梧西岷峨峨旋而東顧如見匡阜前臨湘江九向九背後繞洞庭時出時沒盪滌乾坤之污穢開擴萬古之心胥所以聖賢豪傑往往出於其間亦地氣使然也山有七十二峯爭奇聳秀綿亘蜿蜒以止於嶽麓嶽麓者嶽山之足也嶽之有麓猶陛之有級義取乎漸也而書院卽因其名以傳書院之在宇內者有四其二不無異同或曰嵩陽也睢陽也或曰金陵也石鼓也並白鹿嶽麓而爲四今嵩陽睢陽金陵石鼓俱湮沒無聞獨白鹿與嶽麓以朱子故獨存嘗考三代盛時自鄉黨以達於國都皆有學自元子以至於士庶皆受學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故學校之外不聞另有書院之名漢初猶爲近古諸儒以明經教於鄉聚徒講論各守師說迨其後始稍稍有學官弟子限以員數至於制舉之業典法益詳密而人才反不逮於古可見教學相長不由於心知而但拘成法多格格不相入而况設官置吏驅而從事者乎趙宋祥符間拜嶽麓山長周式爲國子主簿晉講王官式固謝不應詔卒還山肄業如初此有志之士所以不受繩束托足名山自爲師友而行其意於制舉之外也同其時者宋有戚

氏吳有胡氏魯有孫氏石氏各自爲人師不苟合於世但不知曾設教書院與否姓名聞知於上與否史無明文逸事不傳爲可惜爾今學校之設徧天下而書院僅存一二於廢墜之餘勢不能去學校而就書院但其所以爲教與所以爲學不過求言語文字之工以決科取利祿而已聖賢脩己治人之道總所未講也賴衡嶽鍾靈篤生周子於道州以上接孔孟又百餘年廣漢張子家於潭新安朱子官於潭相與講習於嶽麓而書院之名遂歷久而彌著至於爲學之要則周子主靜張子求仁朱子居敬入門雖別而歸宿則一今我 皇上崇儒重道親題賜額曰學達

日知堂文集卷四

十四

性天一懸周子祠堂一懸嶽麓書院丁大中丞仰承

上意建舍置田以贍來學筴從遊者接踵而至趙郡丞復搜輯舊聞彙成新志俾前言往行釐然可考予三復成書而不禁慨然有動於中也曰三代不易民而治豪傑不擇地而興達天德者而後可以行王道爲真儒者而後可以輔 聖君今從學之士有能敬以求仁而靜虛動直者乎若猶未也則請從事於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之數語而下學上達焉三賢在望庶曠乎其若接不然學校書院易地而處不易習而居亦不過勦襲前言粉飾裝綴以爲能而並無躬行心得之益其視彼決

科取利祿者相去幾何哉

目知堂文集卷四

五



三  
五  
一

上海圖書館藏

目知堂文集卷四



袁雪航集唐詩序

詩之爲教久矣三百篇而後莫古於漢魏莫備於盛唐自沈宋定著律體愈巧愈密浸淫以至今日細碎卑冗無復蕭散之趣而古體不可復追故有志之士不屑與俗子爲伍而集唐之所以興也然唐音不盡出於正如太白之古風五十首子美之秦蜀紀行遺興出塞等篇律詩如王維韋應物輩猶爲近古其餘合法者固多而細碎卑冗亦自不少甚至嘲風弄月諛諛戲豫放浪於禮法之外苟槩接於吾之耳目而入吾之心思不特文字鄙俚不合古法其爲導淫長傲有壞於風聲氣俗也不淺不如不集之爲愈

日知堂文集卷四

五

也余年友袁子雪航爲侍御 翁冢子生於岱麓宦遊滇

雲請纓未遂輒賦歸來眷屬半登鬼錄田廬盡屬烏有其遇不可謂不窮而情亦焉得而不悲矣今讀其集唐一編思先人則恐墜家聲憂亂離則有懷良將送友人則勲業相勉以至春日秋月凄風楚雨疾病呻吟無往不寓忠厚悱惻之音而初不覺其有憤懣不平之意卽取三百篇中棄子逐臣思婦勞人之什而熟讀之其抑鬱無聊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之情亦不過如此而又何論盛唐而又何論漢魏若夫世之所謂集唐者嘲風弄月焉而已諛諛戲豫焉而已至於放浪禮法之外而導淫長傲更爲名教罪人

不如不集之爲愈也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三

大叅周方更同年詩文序

己亥之秋再行會試余與周子方更同選庶常讀書中祕時余年視諸君爲最後制舉之外未嘗學問而方更爲三晉名宿博物洽聞時從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及散館又同爲工部分司工部固多閒員而余與方更初授主政更無所事事隨行逐隊執筆畫可出署歸寓並轡聯几風雨晦明殆無虛日然余學問不深習氣未化寡聞淺見尤悔日積筆扎詩文實所未遑而方更手執遺編吟咏自適遇有會心奮筆疾書文旣古雅字復圓健余從旁擊節稱快攜歸寓所把玩終日不忍釋手旣而方更轉職方改吏部會

日知堂文集卷四

天

聚稍希闕詩文筆扎亦不暇多及而從前所得於方更者隨爲友人取去蓋方更詩本屈宋陶柳文學太史公而又叅之八家以備衆體故能蕭然獨往不染世俗筆勢所至廻環曲折沉鬱頓挫高下疾徐無不如意而世之庸妄勦襲者初不省其爲何等語余雖心知其故而未及終學未幾方更與余俱轉外任黔南粵西不相聞問者久之歲次戊辰方更爲大叅在金陵余亦由星沙分藩上江其間之秦之楚與夫踰伏閭左待次金臺出處不相值往來不相遇者十有餘年一旦披襟相對各出懷人之什共寫離索之句舊文倍增新詩日富較諸昔年多所未見然後益知

方更晚歲詩文開闔變化無跡可尋術業精進爲不可量也愧余歲月蹉跎老之將至每爲簿書所困雖心知其妙不復能竟學而又嘆方更抱著作之才出風入雅自成一家言所當薦之郊廟布之臣民顧乃事與願違遲遲未遂而徒出其緒餘以爲吟咏性情之具亦深可慨也

湖南月課序

前撫臣陞任謝 恩帶陳三事月課諸生此其一也奉有

俞旨著接任巡撫實心奉行臣恭承 聖諭夙夜

惟虔每月朔集多士試之而因朔月課之義所由名按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掾自一年以至七年謂之小成九年謂之大成而課士之法備然以年計而不以月計宋元豐二年分置三舍生月一私試歲以公試間歲以舍試月試之名實由於此然月與歲間舉公與私並行亦未嘗專言月課也惟程願看詳學制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

而教之此月課之所由昉乎明季因之行於國學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詔誥章表一季月試策及判語二月課之名遂相沿至今不廢前撫臣奏疏亦云學臣之三載一舉歲考而黜陟止在歲試一時三載一舉科考而榮辱止在科試一時不若月課之月一舉行雖無黜陟之令而優劣高下之間實可警策雖其條教節目疏內亦未及詳陳大約欲其相勵並進去不善以遷善而已然前此月課止行於州縣學官院司道府間一舉行名爲觀風因課藝而驗士風觀文體故曰觀風然爲時甚疎不過取應故事固不如月課之密也又况申之以 俞旨行之以實心

有不震動恪恭感發興起者乎臣因思天下事誠與僞而  
已僞則三德四術五禮六行皆屬空言而况制藝乎誠則  
辟廱鍾鼓夏楚饋撻皆寓精意而况制藝乎故應以故事  
則隨行逐隊而真才不出行以實心則敬業樂羣而正學  
思奮我 皇上誠至明通無微不照早見及此矣故

身居九五而念切茅簷學達性天而不廢制舉因楚風  
之不競思及時而豫教多士而生當 盛時親沐 聖  
化豈非厚幸乎楚之先有屈宋唐景與孟子生而同時人  
非不高文非不佳因未學於中國尚不得與孟子往復辨  
論以化其悲愁放曠而歸於至中今日者 聖作物觀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三

有教無類薄海內外一道同風偏長小技無不錄名士生  
斯時豈非厚幸乎然臣於諸生則更有進焉學校所以明  
倫秉夷好德之良自有生而卽具親師取友旣已講習於  
平日鼓舞作典又復感奮於一時將見理明氣定義精仁  
熟出而建非常以爲 國家養士報裕如矣不然巧文麗  
辭以圖詭遇而於脩己治人之道槩置不問豈所謂明體  
適用之學哉

萬道吉稿序

舉業一道代聖言而應王制與世運相消長然質文損益盛衰循環必得人以維持之而後可以羽翼經傳增重科名不然以空虛無用之學而欲窺聖賢不傳之奧勢必剿襲陳言漸趨庸妄波靡而無所底止明季當成弘之時制舉者彬彬質有其文理學事功皆從此出迨嘉隆以後摘取良知之說而士遂異學矣談經義輒厭薄程朱爲時文輒詆訾先正艾東鄉文定待出而後一稟程朱規摹先正其維且挽之功至於今傳誦不衰 本朝初興遠軼前

代丑辰以來人文蔚起未成而後稍凌夷矣 功令再申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三

補偏救弊呂晚村因而有天葢樓之選然後濂洛關閩之學與夫王唐瞿薛之文繼東鄉而表彰發明不遺餘力又刻歸震川唐荆川金正希黃陶菴諸大家稿行於世余昔年承乏章安過晚村里門凡所評選求之甚備而嗜之亦獨至及移駐四明知左紀雲孝廉積學好古與仇滄柱太史齊名遂延爲兒輩師席朝夕請益凡東鄉晚村之所纂集以及滄柱諸近刻無不甲乙而次第之時文一道可謂集大成矣自量移姑臧孝廉以畱養太翁不及同行余亦僕僕道路未遑文事迨由楚臬晉秩安藩去四明稍近尺一相邀孝廉不幸又有風木之悲及余恭承 簡命來

撫湖湘奉

特旨舉行月課歲在庚午時將暮春孝廉

大事已畢久約不忘惠然肯來匡我不逮適館之後出萬  
道吉稿相示則又東鄉晚村之所未及盡見者急授梓人  
以公同好不特此也孝廉著作甚富而制舉之業尤爲登  
峰造極公務稍暇當親爲評定壽諸梨棗使天下知東鄉  
晚村而後楷模先輩維持風會又有紀雲者若夫道吉之  
人之文孝廉公言之詳矣可無庸再述也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三



左紀雲稿序

余昔承乏章安政務多暇適值甲子鄉試取坊刻闈墨闈之惟左子紀雲理本程朱法遵歸胡不肯隨俗俯仰謂兒輩曰小子識之文品猶人品也寧求自信不恤人言惟知好古不願趨時如此者不必遇亦不必不遇余不識左子爲何許人今讀其文想見其人心聲相應若或遇之矣及裁併兩道移駐四明左子之家在焉因公來見衣冠整肅步趨不苟學行兼優人如其文遂令兒輩敬奉函丈未幾代庖武林糧務多冗量移姑臧塞外苦寒而先生不能從行矣遂攜兩兒同赴任所啼嘔關山不廢課讀取先生藏

日知堂文集卷四

詩

稿指畫口授往來吳越秦楚每置懷袖間未嘗一刻離也歲在庚午先生顧余星沙借遊姑蘇雖與先生日相接而簿書爲勞不暇論文如昔時矣然先生學愈精文愈進日新富有無體不備兒輩受業之頃隨手敘次得三百首請余評定以付梓人余曰小子其忘之耶甲子之秋余見其文卽知其人今日習其人尚疑其文乎先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旣能爲必傳之人自當有必傳之文旣先立可知之地自當有售知之時彼世之隨俗俯仰詭遇求合者又烏足以語此

王郡丞壽序

古云治邑若烹小鮮言行所無事也然所謂無事者不作  
意成之非推而去之也作意成之者喜事而不能持其所  
往推而去之者畏事而不辨所從來如是而無事遂至有  
事且漸至多事喜畏交於胷中趨避生於利害巧宦之目  
成焉而寃之日進紛拏欲辭事而事終不可去然以觀我  
某翁王公則有迥出於尋常者公郡佐也與太守體統相  
埒又簡靜無他牽累計日積月坐晉崇塔爾若夫今日之  
爲縣令者雖與士民最親掣肘亦復不少毛舉細故皆足  
寒心此公所稔知也乃屬縣缺員有推某某可代庖者撫  
軍皆靳不予再請則曰王公可于是南亭高邑先後有治  
績焉公非不知郡佐尊而縣令卑郡佐易而縣令難也謂  
屬邑之民皆吾民屬邑之事皆吾事居尊凌卑畏難就易  
吾不忍出也以視世之利害交戰巧于趨避者其賢不肖  
爲何等耶棗邑與南亭實接壤土子每連社會文皆習公  
政治嘖嘖稱盛德事茲歲癸丑仲春我棗邑父母缺出羣  
思得公署篆爲快未幾果承撫軍命來視吾邑吾邑較他  
邑爲繁而又承積廢後錢穀盜案舊牘山積旱魃爲虐田  
苗就槁識者有隱憂焉公下車不數日而公庭羅雀野沛  
甘霖與士民相見曰棗邑原無事奈何人視爲畏途耶此

言一出真不薄待吾邑矣然棗邑原無事人以棗邑爲事而棗邑之事遂多棗邑漸多事我公不使棗邑多事而棗邑亦竟無事此公之才爲之非公之才爲之乃公之德化之也然公郡佐也非久任吾邑也繼公後者才如公才德如公德是棗邑之福而我公所深願也不然者畏事而棗邑從此多事喜事而棗邑之事益不可爲矣其何以告新尹哉吾于多士之嵩祝吾公也敬進一觴以問之

日知堂文集卷四

五

魁元張太翁榮壽序

嘗讀王制而知三代以前養老之典甚盛恩賜之禮最嚴  
年至八十九十者然後日有秩秩者常也謂人年八十九  
十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後遂以八十爲八秩故白樂天  
詩曰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蓋謂此也及至漢代仲秋  
之月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杖端飾以鳩鳥鳩  
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卽三代祝硬祝噎之意又以天下  
之爲老者甚衆不能人人而養之故行引戶校年之令示  
無濫加之思甚盛事也後世養老之典不行引年之禮遂  
廢甚至有甫逾強仕卽誦岡陵而燕賀之文幾滿天下筐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七

筐往來觥籌交錯纒節繁興不可紀極然禮失而求之野  
仁人孝子之於其親賢士大夫之於其友雖不無溢美之  
辭而善善欲長亦未嘗不寓激勸之意於語言文字之外  
以助王化所不及今我魁元張太翁爲棘津望族廼郎子  
來子旭子含子容又與家昆季爲兒女嫻親知輩以翁年  
登耳順製錦稱賀乞余言爲壽余曰昔之老養於國養於  
國故七十始杖於國不踰七十者不得與引年之賜今之  
老禮於鄉禮於鄉故六十亦杖於鄉已及六十者卽得與  
誦祝之列然祝翁以物又不如祝翁以言遂敬進一觴曰  
壽不虛徵必有所由致苟得其道則冥靈大椿不爲久而

龜算鶴齡不足多廣成子不云乎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  
可長生今翁構精舍以避風雨置良田以供餽粥養鷄秬  
黍以畢腴臘種豆燃箕以代薪釀秫浮糟以爲醴被褐當  
緞繡之華脫粟比兼珍之味擁書連牀不減南面之榮素  
琴一具可發清商之操應門賴四子之賢克家獲箕裘之  
勝有山肴野菽以燕高賢無畚耨鞿履以奉奔走心曠神  
怡爾遊爾休尙所謂無勞形無搖精者是耶非耶翁請滿  
飲此觴今

天子畱心文教欲復古制久矣異日者安  
車蒲輪徵書屢下待以國老養之上庠不特日致常膳且  
持賜杖歸鄉里爲親戚光榮不佞又酌大斗以進翁必頽  
然而醉蹶然而喜融融洩洩侶無懷而遊葛天悟頤生之  
至理衆賓飲醇飽德無忘斯言離席起立唯唯而退

毛母范氏節壽序

吾棗邑卽古廣川郡亦曰棘津名賢間出載輿誌者尚父董子轍跡猶存漢唐以來指不勝屈獨仕於明季者名位不甚顯著三百年來僅有大中丞毛先生撫軍西寧其爵爲甚尊意其文事侔三策武功類鷹揚必有可彷彿於萬一者而父老零落家乘有缺無從考徵爲甚可惜也聞後有毛生出色者投筆習武得中甲科授守備卽其苗裔豈真先生以武功建業而厥孫能世其傳故薄章句爲無用耶乃先生固以文事起家不過保郭邊陲兼統武事耳獨奈何廢書用矛以爲廼祖口實惜也毛生遂終任所又不及面問家傳其果能讀先生書體先生志與否均未可臆斷也一日者邑人氏公舉節壽請叙於余卽先生裔孫毛有似之妻范氏年已滿百余驚喜特甚進其子壻問其歷履與先生當年所以敎家者而後生小子叙述簡畧不特毛氏家法不傳卽先生功名事業亦竟茫無稽考沉思久之乃得夫人所以致壽之由與先生所以敎家之故而深有感也陳子大士不云乎節與壽相爲首尾木之節者堅多心斧斤之所難犯而風雨蟲鼠飄搖攻嚙之所難及沉水之木千年枝幹之小堅者依質爲度而爲時遠近最凝固者不磷或取之以爲香芬馨可以告鬼神燕皇天故節

與壽自爲首尾彼先生不數傳而家世凌夷亦時數之常  
不足爲恨乃餘澤未泯流風不替一婦人尚能食苦茹辛  
千堅萬忍以成其不磨之節以保其松筠之壽非先生文  
教優而積德厚恐未易覲此也然毛生僅掇武科未獲大  
用夫人克享遐齡褒封未及昔年史官未曾載筆今日家  
乘湮沒無存徒令弔古者有後人不及前人之嘆可勝慨  
哉

日知堂文集卷四

四

黃方伯壽序

予到星沙之次年二月念六日遇靜庵先生之誕辰衆僚友謀所以爲壽者先生辭之甚力蓋下車之年此禮卽已舉行不欲諸同寅再損清俸乃先生之謙德宜爾而吾徒之情實有所不容已卽歲歲舉觴無妨也吾輩當家居之時與二三兄弟趨庭無間朝夕追隨及至歲時伏臘同室驪會苟無大故未有不與其事者甚至一味之甘割而同食一餐旣具不忍獨飽一君之臣猶一父之子也若夫吟域旣分和衷無聞徒有操切之能而無融洩之樂是何異於主伯亞旅終日皇皇惟柴米魚鹽之爲計而忘于之道不講卽嚴父慈母亦必有悽然不釋於中者謂之勤於家務則得矣以爲能盡孝道則未也且吾輩東西南北之人也或聚焉或散焉或在朝焉或在野焉皆數之不可必者况先生起家清漳屢出奇計鯨鯢垂釣海不揚波

特簡僉憲恩威並施大奸巨猾束手聽命盧龍上谷道不拾遺天子嘉悅召對行在恩旨叮嚀錫予優渥

不數年長外臺而晉名藩行將秉鉞而去而猶幸今之聚於一堂因思吾輩辭親事君屈指百年如駒過隙中間聚廬而居聚族而食與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彼同氣連枝長枕大被已不可復得僅得與二三僚友同事一



方相規相勸分甘共苦卽累歲窮年遊處無厭而柰何計  
往來之數哉衆僚友曰嘻子言能感人意此舉誠不可以  
已如期致詞先生領之衆賓旣集笙歌再奏舉觴引滿極  
驩而罷

日知堂文集卷四

四

恭紀 御書後

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己巳

皇上南巡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鄭

端迎

駕至鎮江

皇上舟由金山寺至避風館登岸臣端跪甬路下鴻臚

寺唱名引奏

皇上暫駐龍馭向臣云朕南巡以來聞你作官甚好你

由何項出身籍系何處逐一奏明隨向將軍督撫

說朕聞布政司作官甚好爾等以爲何如同奏曰

日知堂文集卷四

聖

作官甚好果如

聖諭時蓋正月三十日也及

聖駕旋自浙江由丹陽縣登岸二月二十四日至句容

縣太平庄東天陰微雨臣端跪迎路旁

皇上面諭起來看濕了你的衣裳奏曰不敢又

諭云起來不妨二十五日

駕幸江寧與衆官隨到

皇行宮次日頒賜大緞三疋發

駕前一日又頒賜

上用珍物數種三月初一日

皇上回鑾各官出太平門跪送鴻臚寺傳

上諭令

臣端

隨至燕子磯

皇上登舟

臣端

跪岸邊

皇上手召曰向前來諭云你作官清廉朕寫一扁賜你

命左右曰取來左右以黃袱捧至又問籍貫居址

甚詳隨奏云臣本一介寒儒蒙

世祖先皇帝選授庶吉士我

皇上歷陞

臣

布政使三遇

覃恩榮及祖父天高地厚萬分難報

臣

有何才能不過

仰體

日知堂文集卷四

四四

皇上愛惜官民之意不敢生事擾害屬員百姓乃蒙

天語獎借錄其微長臣敢不益加勉勵以報

主知三跪九叩頭謝

恩而起啓封展視

御筆親題端清二字

龍章綯爛非復人間所有竊念

臣端

不過草茅下士自

入通籍三十餘年小心謹慎常恐隕越貽羞乃

天高聽卑不意而遇

主知如此此後未盡之年皆圖報之日倘聲聞過實有

初鮮終欺罔之罪擢髮難贖矣惕息之至敬識巔

末傳示子孫世世無忘

日知堂文集卷四

墨



